李中麓閒居集

章丘李開先著

雜文

鈍菴趙尹徵糧受奬帳文代 佐貳作

伏以循良重而世道隆漢咢可方乎夏祚黜陟公而官坊立周家克紹乎虞廷政治付臺司雖從上古安危責守令獨有 皇明恭惟鈍菴趙大人先生偉略雄文曰由學聚奇資異質本自天成發跡賢科倚馬之才空北冀登名仕籍襆

鬱之地在章城有社稷有民人各安其分無艱寡無大小咸盡其情儒須吏吏須儒刑成不變猛濟寬寬濟猛政以時更容邑之公中牟之恕陽城之拙定國之平訟獄務活千人總為化雨郎官上應列宿真乃福星去歲清秋雙爲與鬼並至只今朱夏一琴伴鶴同鳴未三年報政之期盜無晝刼居百里可為之地犬不宵驚值雨暘風燠以時五穀熟而人民皆幸歲月日時無易百室盈而婦子寧徭役均平闔邑稱真父母科條

簡[illegible]臨封號曰神明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足見
本澤而未茂民間常懍懷於有德方知實大而
聲[illegible][illegible]朴不施臣户千百人聞風競勸輸歸交
至藏儲數萬石指日咸盈都府重臣首行獎勵
户曹使者相繼褒旌盖道本無私見善惟憂弗
及百人生有欲牧民在遂其生食土之毛悉入
綱維之内受農之業難逃粟米之征勤惰先分
朝無倖位輸將後至稱有常刑孰不為官賦稅
之司最重孰不為事催科所係非輕况在堂僚

久蒙異教生殊并邑相應同聲屢承曉諭之功有賴判花之妙筆欲效秋鳴之義代爲抱葉之寒蟬伏願一扎十行早下徵賢之詔要束騶馬即爲載道之迎或青瑣殊遷作漸逵之羽或烏臺大拜爲出谷之鶯短引前陳聊以備觀風之采蕪詞後綴要敢希白雪之聲　六月大暑升百里風清晝庭琴韻只空庭會有雅音瑞藹盈壽氣攢生　朝野誦賢聲劉毅廉明久聞名在已頒升早建勲庸垂萬載麟閣圖形　右調浪

淘沙

濬渠私說

章城西北有湖一區名白雲湖東接淯河諸山七十二峪西灌鵠女溝七十二渠谿谷縷注衆水瀦而為湖白雲英英出其中湖因以名重青淺碧拖練挼藍春艷秋輝朝濃暮淡一日之間雖云異態一歲之間俱是奇觀向嘗拉伴嬉遊至於湖心舟中仰面入烟了不可見惟水與山連山與天接山如錦屏天如華蓋俯仰天地表

裏湖山信爲一方之浩壤而三齊之水府也自水澤漸消舊去城近今則徹遠周迴原四十里今亦減削多矣退田可種大小二麥湖中有蒲草菱芡魚蝦之利古云天地之氣融而爲川又云形止氣蓄化生萬物此湖不惟可放酒盃助吟筆而形勝利用亦侈於他所但逢夏秋之際山水泛漲湖不能容北流里許至水寨鎮西經入小清河去矣河之北岸有古閘一處楷蔣家口北通塩河古道轉而之東民資灌溉甚便自

古閘損壞西衝一口其水盡入蔣溝灌溉失望爲此曾有上控撫臺批行屯田道轉行本縣帖□一帶督同夫役將古閘之西閘挑月渠以洩湖水蓄洩高下均得其利不意水復爲災屢修屢壞以致小清乾涸大衆憂慮此必置閘下椿破損彈力者爲經久之計且免偷決之患然尤有大可慮者若有如正德十三年大水雲雷掠地風雨摧山蛟龍震怒牛馬不分萬姓將與魚鱉同居僵尸順流而下此閘雖可不傷而修復

城南古堤堅築四壁城隍以殺水勢以保市廛且未叉詳陳惟濬渠乃一小小節目可剋日成功愚民不可與圖始官惟欲其省事所以置之度外日惟了却目前而已因私說於此以俟有公舉者特拉朽摧枯發蒙振落之易耳杜預開六石樂天穿六井今豈多讓乎古之人哉

額神事宜

額神自古號稱雄鎮北距夾江亦二十里遡江上却茶女蛾侏儒之廟東至鳥渡七十里傅[illegible][illegible]

臏在此擊殺龐涓當時魏兵伐韓孫子伐魏以救之即今大名府東南十里馬陵是已傳者雖訛要之亦一戰場也西至八字寨二十里孟良曾據衆聚兵南至青石關十八里自來設立巡檢司即春秋平州而杜少陵所謂齊魯青未了者也唐太宗東征高麗屯兵本鎮迄今目為營攔封顏氏為順德夫人我

朝勑封靈泉寺宋藝祖龍經此地見其要害命楊宣慰常川戍守元則與廟學立稅局設行淄州移置巡檢司

大明混一之後洪武三十一年之間負固稱亂者三不旋踵俱被籍没宣德初唐賽兒僭號昭陽洞從者數萬人天順則龔景周衆亦萬餘皆動官軍勦捕嗣是而後無歲無之姑舉其尤如李棋王堂劉盤張沙朱祿趙志學王高李天序勢有大小不同然皆殺傷官吏刼奪府庫破散積聚抄掠鄉村震動京畿流毒河洛性非獨惡盜何太多也直以地勢阻隘林谷深邃崇山疊障箐薄密綿絕地造天牙錯距躍迺不逞之深

梟惡少之虞淵也況聯絡西河八陡阪諸處出產煤炭礬石鉛丹琉璃奇土異壤埏埴百器色色頗精大東小東皆所取給其樹植則有棗栗杞桑槐檀柞榆松檜之屬其牧畜則寢訛成羣豐草彌望其百穀則嘉禾如雲露積如星寶藏生於九泉三農成於平地工藝輻輳貨物繁華水泉甘美原隰明麗逶邐二三百里之間依巖結屋夾澗成村鷄犬相聞砧杵相和雖不盡皆沃壤要亦無甚瘠薄富者家累千金貧者轉移

自給且有礦洞大利所在巨奸生焉去縣治二百里司政教者每以省觀為遠非檢覈公差歲無再至者越淄川臨淄縣界屬之益都隔府人民相攙各縣流移雜處平時武斷於鄉曲肆情於恃劇出則糾衆攻打逼之則嘯聚成羣弄兵探丸鳴鐃吹角訟詞繁於闔邑猖獗甲於東藩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不可長勢極當復姚世清之變數年前已料其然矣自捉王高王杲之後養死士繕戈甲藏棄禮法擅取礦砂

官其地者始則養虎遺患終則撩蜂遭蠆此事只可作居民自相讎殺官府偏聽因而致變逼逃雖云縛官執吏不曾置之死地邊方多事之時恐　京師聞之震動遲遲其奏可也奏則云同事不知名幾人今得高良才陳策數萑即可以完事幸而頭領多獲餘黨解散止有首惡奉旨緝捕非遠即近終亦難免大勢底定非當事者調度之善何以有此四月十一日人多而聚使其作事不止一鎮生靈受禍其後亦無他志

只欲作一惡勢使畏之為散場了官司耳此亦
天與其敗神奪其聰也趙姓詐死逼迫有司處
事乖方致其棄家上道有以也然猶為仁恕之
賊門皂等之死惡人各報宿憾非世清之意也
彼先自稱山靖王今敗露如此矣而號渾天齊
天者不知其人可乎前後盜起俱由激成張讓
丁謙張世官李巡檢等是也世清亦曾激使王
杲兩兄弟民今而後得反之也謂不有天道哉
統而論之自陷滔天之罪難為縮地之藏者世

禱葦也以燕伐燕機深禍深者其人是也長亂滋奸損威傷重親臨其地者之責也釋此機會若不加意擘畫越常區處幾何不化為山戎洞獲也哉立一方未然之防為百年無事之計屈羣議而祈衷之莫如創建縣治建縣之後仍須嚴究治之禁峻竊藏之誅前此欲建立者屢矣弘治間熊都增益行盤正德間撫按添設通判嘉靖初建議立縣以塞亂源時則撫按陳李二公下行益都徐知縣又會同王參政黃兵備及

青州貳通判具覆連年災傷以待豊稔之歲另

行　奏請至後復有鄉民趙恕等赴訴於劉巡

撫題　准會議熊巡按會同沈僉事坐委張同

知任通判俱詣本鎮相看形勢將抄沒官地踏

量周圍四里鑿峯環抱四水縈廻堪可立縣然

議定而終寢事格而不行以有司及鄉官不欲

割彼與此以分其勢耳殊不知計大事不惜小

費圖永寧不辭一勞通籌平賊之費用雖立十

城不啻足矣豈但數里之縣墉哉以本鎮二十

一里或再添淄川數里併作二十里以下量為
裁減革去通判巡檢大使以知縣教諭典史代
之則官無冗食民不告困盖通判巡檢兩官特
職捕盜知縣教諭則政教兩全況有典史以為
兵備提調而盡巡捕之職尚何用乎二官之捕
盜譏巡檢如不可不革有青石關原係把隘處所
可以改遷本鎮稅局原收過稅於弘治年間已
經裁去歲止收門攤錢二十餘千不敷本官所
費若以知縣帶管亦不煩為力也況府館可改

為縣治行臺可為察院巡檢司可為分司稅局
可為總鋪文廟則有殿廡欞星戟門泮池儒學
則有書堂齋舍牲所退廳倉廩則有巡檢住宅
積穀操練則有教場亭院梵宇珠宮二所可為
僧道會司三官增福兩廟可為陰陽醫學更有
新寺一區可為城隍廟官地兩處可立壇壝其
養濟院鄉賢祠中明旌善射圃等亭俱有設
官地官房免占民居有順德廟所收香錢又
中所收課程可以支用省費民財雖用民力亦

有害法亦不甚勞也益都富豪放債之家因利本鎮路遠凡糧差一出小民不能自往俱望若取鐵擀納一倍而邀數倍之利又有在官猾辣之人欺官愚衆百姓假以附郭貿累之言浸淵浮惑官吏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恬不動念既在縣中應役又於署捕盗處聽候僉派富户并艙手市民陰陽醫生煤炭硯石等差俱不係均徭獨僉一處而兩應苦役其何以堪若得改立糧草差役俱隨地畝人丁過割並不撇下分毫

如歷城縣條省下附郭止九十八里今雖除去本鄉益都尚有一百五十六里又何負累之有立縣之後而塞礦洞處窩家云云所不容緩或以泥塗棘茨之上或以巨石加尺或是堅築土壞惟先填巨石雜以小石補壘非一時所能闔握洞既固閉地方以十家為保保有保長以十保為總總有保正使其自相覺察自相團結雖有規剎之徒既無寄頓贓物之處又無縱容藏身之家或有不測聚集民夫整栅鄉民壹立賞

格嚴限追求山砦可為樂土得大化作良民此為久安之首策而弭禍端之長算也約而言之其利五焉省通判地戍一也差役近便二也有學校育人材明禮義化風俗三也旁連淄川萊蕪犄角救援四也城池嚴壯攻守有備無勞客兵五也聞變即為此事宜以備上官采取聞有不真見或未定一時草草操筆立就以顛神與章邑封土相連乃心腹之災而門庭之寇也雖林下散人亦不得鼓腹閒嬉支頤高卧矣往時

大同之變止以開端處置無法至今人心不定
劉六劉七流賊之禍亦因小警不戒釀成大盜
目今之事犯逆者雖云授首效尤者殊未寒心
臨朐萊蕪之礦徒强冦可憂也不止顏神而已
國法損於邊隆而黠虜時入重征及於豚犬而
窮民未蘇内夏外夷之積毒大憝可憂也抑又
不止臨朐萊蕪而已嚴天下之防袪一省之弊
而清四塞之塵各有其術而未及言也

足前未盡

季氏之禍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今日之患不在世清而在世清之勍敵及平日之腹心若不急處而預防之以後或有事變亦未可知設立通判止可擾民而不能防盜若小盜只一巡司足可辦之大盜則提督總兵而去今之和判其明徵也創立縣治此顙神二十里者原係淄川所分八十里之數故今官制猶載之偷更屬青州是之謂背內而向外孝婦一鄉里止二十山川占去七八存留糧餉支用不敷其勢必割

淄川仁壽鄉十里與之則形勝土物方成一縣然其勢又不得不隸屬濟南且省府在西而京師在北政令貢賦朝會條謁俱為便宜周公之營洛邑非此意耶惟顏神愚民恐因濟南養馬惟奏内除此一縣馬政則人人樂從况仁壽十里馬政不多只斷邊山四五里與之亦可以全蠲馬匹矣有賢令撫慰鎮定之不必高城深池亦可以不生患害盖縣令親民又事得顓制不逞之徒就充在官民快之數調停揮壓弘收

箕裘之勳坐享安平之福愈久則政通人和然後築城濬隍未暮也否則當人心驚懼之時財力困乏之後加以土木之役雖曰治之適以亂之也地方隱憂巨蠹在縣之立不立不在城之修不修也在於平日無禦防之術而不在於盗兵殺守吏之日也脫使有城可以憑藉其能當戕戮燔燒之虐哉况乎倡亂衆人居止正在縣門之右更可於縣衙之中復立一子城耶此不待智者而後知須作遠圖惟之可也

事宜草具胡瓶山方伯見而取去以其職名呈
請於何沅溪大中丞撮其大要聞之於 朝時
陳東渚為大司馬從旁阻之陳乃益都人所謂
鄉官不欲割彼與此者仍奉 旨如前以待豐
稔之歲穎神諸父老子弟以為既不得縣之矣
獨不可城之耶懇告王鳳洲兵憲城工遂成然
穎神密邇鹽礦雖穎設萊蕪等四縣兵快百名
操練守護奈趨利之心習為盜賊久爭之俗積
成牆埠方略未備多出於因循事迹廢弛嘗有

所補葺誠亦不可全恃又有隨時事宜再具於後地方山多地狹所賴以養居民者一皆窶貧萬一歲荒盜起閉門自守道路不通粟食從何取之建立倉厫似在所急先年倉基猶存合無即為修理設法積粟庶於無事之日得為有事之備也禁獄所以收犯妨奸今去城半里許主管之官既已隔絕而不親監守之人或致疎虞而可慮倘以輕生之素性而切必死之重囚事不預處罪有攸歸蓋舊無城而今有城無城則

内外俱為散地而官須親其巡警有城則啓閉各有定期而勢不得以並兼且廳側重門尚有圄獄者況疏漏若此哉若移置城中則官得親而人加謹况民不生倖心矣風俗薄惡至有兄弟屠戮父子烝淫者若據律治之恐生他日之厲階徇情寬之又非當官之正法雖屢有上司條禁視為紙上之陳言不能易其已成之敝習嗣後於各村社選舉練達誠篤一人起蓋亭一所許令每月三六九日或朔望肆聚亭內外將

除禁逐一講解播揚易曰除戎器以戒不虞今
鏢刀弓箭之外無別器自四方多事來如鳥嘴
鉄佛郎機神面盔火箭邊箭紙砲渾甲暗弩鈎
刀披鐮等備極精利此亦不可不兼間製造者
悉必有花心會每會必歃血誓天數十人為死
生交各攜娼妓晝夜喧飲以致富者就貧貧者
行刼必得嚴加懲戒以禁酗淫又民貧必刁有等
刁徒以衙門為養身之窟刀筆為肥家之資當
門陷穽平地風波衆推巧佞者鼓游舌如笙簧

告詞而期官司之必准頑潑者甘重刑如飲食強詞而致良弱之難支因一事牽扯數十事告一人証佐數十人有累歲不結之獄千金立破之家倘早訪刁名臨時倍加罪責明白曉諭狀詞不得旁及遠引則刁風息而民生安矣因府縣道遠本鄉生儒就近肄業常有五十餘名可比下縣人物惟祭祀行香會集先師廟餘日散處各家為學固無常師成事必須居肆若構一小小明倫堂以為諸生講教之地除府縣長教

不動外分教中擇遣一員以司其事庶術業専而觀法父人才成而風俗美矣成人有德又必小子有造蒙養之正聖功之本也白髮之叟不通文墨以黄口之童只習武藝耳四城及村坊如各立社學各置教讀則童而習之不見異遷焉亦一化民成俗之先務也檢古事出於德慶及參酌周古村通府之說不知亦有一二可行者否乎

蘇息民困或問

或有問於余者章民貧者十居八九逃者十居二三果何道可以救而存之余曰君問種竹養花耘苗播種則既知之矣民隱官政素未嘗縣於心而談於口且儼閒之人身不司其事耳不聞其詳而目不擊其弊門外即隔天涯何由知而對客因而濟人對亦不過妄對耳或曰世皆多君識時務君亦自謂素所講究惟經學國典及當時可行實事今談之不知似非民胞物與之念遠而他方不言可也一縣之事即一家一

身之事也請必勿辭余曰艱哉艱哉艱哉可嘆也歟哉不知者不能言言之未必有聽而行之者貧孰與救逃孰與存試舉數端以副咨問之意雖非妄談實則空談而已章丘大差稅糧外有均徭銀力二差孳牧驛傳二馬頭支應里長收糧大户兩河夫役南北要路供費加以水旱蝗蝻民貧而流盜起而侈所賴明决上司賢良有司急為議處又必以人治人無事處事所謂生一事不如省一事寬一分則受一分者也山東六

府一百四州縣原額里社六千三百有奇每里
社設立十排甲首等人户應當差役收納錢糧
然有地則有糧有丁則有役山東均徭力銀二
差銀共六十萬餘兩西三府州縣雖多里社止
有三千餘東三府州縣雖少里社亦有三千餘
西則辦納徭銀四十五萬兩東則一十五萬兩
里丁既同何差銀懸絶如此如前所云河夫供
應之外更有漕運糧三十萬餘石每年偏銀百
萬餘兩東則一毫無所干預本縣嘉靖二十年

以前銀兩不過七千今加至一萬一千部司正加
之外又代徵兗府柴銀柴夫料價銀泰安州柴
夫木柴銀肥城縣皂隸銀總幾千兩改定均徭
則例之時如上下詳議東西均派兼歸回代徵
之數東方大苦本縣尤苦也原設銅城舊縣龍
山驛地畝馬頭四十三名驢頭十名制惟置買
馬匹鞍韂在驛走遞更無別項費用繁難其餼
廩等自有館庫承應嗣後各驛官吏適巳自便
勒令馬頭輪日支銷多被在驛刁徒使一償十

其累不在京師富户及河下老人之下合無仍令館庫或官吏領銀代支縣治當東西孔道上司及使客往来絡繹不絶額編公用銀二百两官吏折俸孤老冬衣布花新官到任器具舊官受奬禮儀儀馬部糧官盤費尚且不敷所有合用廩給心紅紙劄公私酒席冬夏鋪陳公館修理物料軍匠造册工食考校生儒紙筆花紅操練壯勇賞勞雇貸馬匹鄉官處上司送禮縣送門神桃符俱係無名雜費銀數不下萬两皆是

里甲出辦一歲之間有一里使銀二三百兩者
如從年季良相等使銀七百兩坐此蕩產棄家
急須有調停之良法審定之時宜里甲庶不缺
數說中有一事可立效者在縣并各鎮店集場
多是飲博無籍之徒營充斗秤戶多寡低昂任
其愚弄大集得錢日不下三五千小亦有千百
文若選令殷實老人眼同里甲一人在集督眾
秤量所得用錢發送坐亭老人收掌置立印信
文簿某日某集錢若干某項某人支若干逐一

登記掌印官每月一次清算如有不足處量於
里甲幫補夏稅一萬一千餘石舊有登州鈔五
千石每石納銀一錢五分因其輕不來矣秋糧
三萬九千石水次兌軍舊止六千石今折色至
八千餘石每石加耗四斗一升數內雖有折色
銀兩臨時或令上米臨德二倉改兌米舊三千
石今增五千相離水次三四百里挽運往回尋
石較之別倉倍費一石藩司分派之日劃切中
請縱不能全復舊數但得輕減亦萬幸也一百

三里人户一百一十定數也節因逼累一里止存十排兩三家四五家全逃者亦有之以致糧草拖欠地土荒蕪如西錦七圖下三十四等圖十排存只數家里甲應該十年一輪者俱數里遞年應役若比照新泰濟陽諸城等縣事體將里分歸併減去四五十之數補足每里百十戶譬諸舉重物人衆則物輕易舉矣況已有行特所司不奉行耳踩里均地俱是當務而踩里則尤急務也踩里易而均地難借口者必以地有

平曠有險阻丈量安所施其功將畏難終不一均耶治法存乎治人而已萊蕪齊東鄒平等附近諸縣地已均而糧亦隨之均矣以金銀銅錫鐵分作五等名色其法亦可踵而行之六府原均養孳牧種馬二萬餘匹繼因東民之奸詭者稱說山海之區偏處一隅有狼虎之害無芻牧之場當事者失於詳審因以遂其奸而馬俱養於西嘉靖初年有具奏者矣礪菴毛國老為之陳請府縣回覆事竟寢而馬不得東矣三府之

中濟南養馬獨多一府之中章丘養馬獨多騾馬七百四十四匹每匹十官丁折養馬一百分兒馬一百八十六匹每匹五官丁折養馬五十分共該八萬三千七百分編造計筭人丁尚少三十分不足養馬之數凡遇買備用只得加添銀兩陸續人逃亡而馬倒死一馬百分止存五六十分俱令馬頭包陪通計一歲草料每匹銀十餘兩共費不下萬餘解京備用歲該一百九十三匹每匹正銀三十兩共銀六千兩况當羣

長羣頭印烙點視醫獸等費抑又不下二萬餘
前此議者仍欲替沂費鄒滕四縣代養殊不知
民之畏馬如畏虎加馬則加虎矣乘時會議題
請東西均攤西中又不使獨累則馬政平而
民生遂馬用足而 國威壯矣題 請入行擢
宜如周文襄均糧未蒙 俞旨稍遲歲月仍以
其奏改換首尾疏通左右所謂金華銀餅者遂
成莫大之功雖崔後渠嘗譏之余則以為委曲
從權之通儒也派糧舊法惟照均徭九則分別

所以錢糧易辦俱在當年以湊報完嘉靖二十
年以後分為上中下三等雖不如前民亦稱便
今乃變為一條鞭如上戶銀一兩下下戶亦如
之差分九等糧獨不可九等三等而乃一條鞭
乎名雖一條鞭實則殺民一刃刀也典賣田產
市鬻女男離棄鄉井苦死牢禁不惟下戶雖中
戶亦有之矣說者以鄉士夫田多因有此舉此
之謂為一針關乃掛一叵羅縣縣地訟数揔計
一萬九百頃有餘而已士夫田多徵納能有

幾何章在省城士夫多而他方亦多乎士夫每畝納銀二兩亦可勉強而下戶可稍加乎宜乎拖欠積有三年主者猶不之悟何也中間又有扣除羡餘之類大戶緣此有加一加二文收銀雖一錢半錢一分二分俱只用銀花戶不便收戶得以侵漁收未及畢即取完狀侵漁幾多而賠償常數十兩後又不為之追給大戶之累亦如馬頭不知何時可得息肩也嘗聞在昔收糧大戶一名止收銀一百兩糧一百石漸至二三

百之上無之每櫃大户数又不全是後倘全其数異其等三錢以下惟收時行青銅錢首發急取完及巧取餘之名目凋敝之餘還可望治特有上户不悦然亦不必恤也此外更有一二末務識者亦以為如前當務急務也上宿火夫不数日一次以大小前程影免者衆貧民怨言一名火夫一丁軍而小甲捴甲怨亦不細自趙左山用富捴甲當時亦非不善繼此不復以別目待之每三月一易新者必用倅求免盖八地方

四關廂可報人數無幾一遍認狀即有旁門多
門使用不比貧而強幹者可白手支持自不曾
見冷舖獲盜火甲防奸者邑人王冶山知唐縣
稷任首羅之唐民同聲其善揔甲不必富家火
夫不苦窮家量撥市民民壯快手代巡乃安民
弭盜良策也市民是亦一苦民不領公銀不免
私差一報在官自備什伍鞍馬或令之出牌拘
攝或令之伐裝接送驅民就吏以此為多或除
去之不除須有用之之法優之之道可也四鄉

保長選擇不公任使非當徒有虛名曾無實用即今小盜竟斥大盜竊發此輩可仗賴乎少年能武者漏而不報貧而下戶者報而不遺其苦猶之乎市民也韓野田作縣作府道不拾遺盜不入境拾得錢物不報者以竊盜論報則與失主均分無主則全與之盜劫一家隣里保甲給挑擇補充限薄責縱不畏刑都有妨生業所謂長厰限較縛繩也再有被盜者不問得主不得主齊力救院盜雖以刃威主偶罵亦不之顧刼

又有在官餘騎射之人善訪捉之輩又刑亂民用重與如文王李公之在余邑卒遇凶歉民無外警雖偷一鏃以上亦鮮之成化癸巳到今八十九年矣不惟童人稱之西安人亦多稱之者茲不可為際叢年者之一龜鑑耶近又頗有形跡矣聚衆百人不以時 奏聞者以蒙蔽論可不早待而豫防之耶民貧到骨矣事可畏已矣在上者尚以章民當應當差重糧及無名之徵不時之需如水之來源源不斷譬之人有久病

者雖容色外華而氣骨內銷室已傾圮而外勢猶壯又譬之人家有數子負累而一子尚可支持門戶乃亦使之同歸於盡乎況其一子名雖稍可實則不殊衆子者乎友人王士登嘗讀岳武穆傳至其苦楚受刑處氣怒成疾服平肝散順氣丸始愈然猶往事足寬解今眼底紛紛不可人意予非業緣早斷禪心久寂將不免怒髮森豎而繼之以病體淹漸者矣統而論之華科歛不利於里老華飛寄不利於捴書飛粮走產詭寄錢粮

縣總總科書手革積占不利於門皂積年久占衙門革代替不利於壯快革誣捏不利於刁惡革棲受不利於佐貳棲受詞狀及貲賄革貪殘不利於掌正府州縣掌印正官革夫馬請託不利於鄉官革順承鋪行嚴刻駁轉不利於藩臬兩司於撫按事無可否惟順承而已詳允咨有倖者駁則費害尤多革瑣細備執規避訪拿不利於撫按大臣不親細務公舉刺宜上總達下情撫之職近多究勸合振作所禁治兇惡按之職也詔書不許訪拿勅有諭之門劫至於撓四貪饕官風欖頓較揖世界太敢輕易言及之也竊念一縣之事尚不可言而

況山東與天下事哉盧玉川詩云便從諫議問
蒼生到頭還得蘇息否偶因或人之問性發耳熱刺
刺不自知其陷為躁人嘗笑顏惟喬作隋志而泛及
國朝二百年事蹟閩生吳訥假醫齒而強為兩
京十三省區裁不知見者又將如何大笑余笑適
方惶汗無地或人乃喜動顏色以為問一不止得
三實則掛一漏萬不能千慮一得也

足前未盡

縣事多端一時信口亂道信筆亂書容有未及

者亦有已及而未備者謹再具此附諸或問之
末兵部以天下驛遞私行關文多而難支題
准降發勘合收貯比對遇有公差人員方許應
付此一節財裕民良法也續有明文馬驢衛者
減革十之三併者十之四納銀解京革回馬頭
可也驛官及該吏恐失見面常例并一應騙財
名目呈禀上司不惟不革每馬頭追銀二十餘
兩歲以為常一馬應役不前又加一馬況花戶
貼銀零碎收打雜糧雜貨而買馬工食只是見

交銀錢如不速為一處民命何堪馬頭十年一審舊法一四僉正戶一名副戶一名一遞一年着役兩三家或三五家朋合一名俱是戶名一戶人五七門或十餘門止是戶祖老名即如趙甲一名共若干門各門𢫬人若干丁地若干頃錢乙孫丙等亦如之朋合則以十分為一名如一門消乏次及別門便而行之久矣自嘉靖三十四年立異編審專取上六則論門不論戶名如一戶三四門即僉與三四名一馬十家一家

一年遂有一年之勞三年之逸之說殊不知上則人戶不足止據章縣觀之有一門當三四年者一門消乏此馬無人承認驛申到縣坐取衆家包陪追呼騷擾變法不善一至於此今宜查復支消裁減仰遵舊例各處徵銀觧納或均派徵糧地畝帶徵每畝不過毫釐每頃不過錢分尚何負累之有自虜犯都門後民兵又添一害馬上民兵一千每名銀三十六兩又領籓司安家銀四兩步兵二千每名二十兩安家二兩共

銀八萬有餘防秋之時沿途日有行糧銀五分
往返四月每月銀一兩五錢共銀一萬八千兩
若只在七道團操民壯中選擇有馬者帶馬取
無馬者與人取照依州撫每名銀十二兩有馬
者備之或只解銀五萬邊用力省而利多前云
操免均糧未始斷操及均法今再詳之如本縣
開廂十一里原該十排一百二十一家審出丁
多力壯堪作大戶者有七十家則併七里六十
則併六里甲首十丁固當全設或欠二三亦無

不可若他鄉做此六鄉仍舊惟里分多寡不同
每塚各隨其鄉廢不清亂明秀下三人少下三
尤甚雖有原行塚後仍須申請大造黃冊之日
勒冊一里一本送南京户部轉發後湖收貯以
備查考不然事既不得隱導如往年稽覆户徒
快日前舉宪何益哉塚里急先清查逃户謙地
虛糧虛糧不清人丁扯去額糧遺於何人下三
逃糧最多無地肥糧瘦有三畝地一畝糧者丈
量遊走頗費心力他鄉不必復清待此塚里更

無擊肘難行者矣里甲公私之費雖已表而出之矣有難騰口說難落楮筆者可綜嘿嘿已乎初制里甲理鄉間小詞訟事大方呈縣堂後只僱辦糧差今目為受打木魚使錢魔王矣正官支用猶可餘則自取常数索要食物及油燭硃墨紙張簡套一應有用打造一切無名科罰出行跟隨答應任吏摽票給取嘉靖初年守巡行縣猶有里甲參見即授沓使用簿籍者官吏尚知儆懼後則肆然無忌矣此際比前甚省但不

可不立一循環稽考簿也東方古稱百二之雄今兵力單弱正德年間流賊攻破城池甚多嘉靖年王堂之叛兵皆畏風退藏況衛所正軍輪班京操止有舍餘大衛不過千人小衛不滿五六百中間又多影占州縣民壯多有軍匠籍不免者除團操外大縣不過百人小縣不滿五六十章丘守城僅九十人卒有警急何以禦防亟須倣傚益都等縣事體報選鎗手少亦不下千人每五十名立一隊長雖計名在官却不許在

官捐留隨在各鄉務農春冬暇日聽長點查操
演武備以待有事調取亦寓兵於農之意也三
十年前耆手專令分派錢糧有營充久而不退
者一從均徭揭報上戶一時雖地糧清正弊病
叢生未久驅之出差每差可使錢三四百文一
年十數次通用五六千刻乃下戶出辦艱澁差
錢多被縣總弁各房胥濫花銷曾有告發戶刑
二吏如往岑者在官人多壯之造軍冊均徭冊
與夫上司取用工食俱係正用此外皆為冒破

悉宜除去之迎接上司有可為撙節者遣發人役太早曠廢時日未行先多備踏費錢衣帽常要新鮮者撫按一次出巡則一次改換官則幾出恐不及急去又悞事自來接官聲鍾有連日不止夜亦然者不知孰為晨鍾孰為晚鍾也民謠有鍾將撞破上官未過少撞數聲亦不為錯此後過有將而到來即遣二探馬一至省城一留韶山驛親見上司在省將行疾馳回驛先留驛馬亦即疾馳報縣兩度擊鍾十餘聲應先出

者先出繼而田驛馬望飛塵望旌節聽鳴騶聽
鼓吹其疾馳報縣猶夫留驛者兩度撃鍾亦止
十餘聲應續出者續出縣正佐學師生弁各色
在官人先後各有等差盖二起傳報則人馬力
皆不匱合用衣帽先期製造附之大厨中餽時
領授事畢納交可以數年不壊矣廪給有常數
支應無定規有喜奉承者視此以為恭倨為賢
否而在下善奉承者務為豐盛如排筵雖非緊
要上司亦用天字號下程結喜緣他如紅紗罩

犍皮燈皆十年前所無者先是厨役惟市其已物非巳則以為不堪用或以悪織雜之以激上司之嗔而速在縣之過因而欺騙成家該吏及催隸騙亦不在厨役下自董尹裁革里甲省錢不止此一事然矣往年百姓有告官者今惟趋謟保官而巳但私相告詰久慣數唆其風最不可長然巳習而成風矣獄中人命無有一二真正者至於連年未結之詞負罹從戎之輩有不可數計而枚舉者矣如趙孟貴初因愛惜數十

金以致家廢而前程失受辱遭責幾十年不得
歸結其禍階生於一二小事惡浪播於一二小
人彼不曾有一言相干子亦無一字申救外人
可誑一縣目可全障耳可盡掩乎過不平之事
遂為此不平之鳴非有私意其間也自不還私
債之令下而錢糧難完自逼縊從軍之例出而
狀詞愈多徵糧三等一鞭若虛心下詢從長公
處自有至當歸一之論惟其主先入而執已見
詎不承受風旨而敢為異同耶請觀藩司嘉靖

三十三年以前京邊錢糧當年完過數目自知何者為便矣書手小累却是大累固已論及有一小害却是大害鮮有知之者每石頭餘數如毫釐之類畧加一二不踰一二文錢誰復與之爭較寡婦幷不識字鄉人且不知爭較矣總計撒散有數十粒又或百粒無糧者非一大害而何吏弊自來難除緣官設吏除弊在官官而蔽明吏弊自少縱有營弊處不妨大勢漸已矣若無遺漏雖包孝肅不能人有善為戲語者抄怪

作吏害人愛錢吏字原與貨利諧聲而象形則
又如以一口吞人其間豈無卓立者習染而心
壞者多耳大縣常文載小犯亦重罪之疾之甚
矣勿論三十年以上止十年來得過人户消乏
不止百十户勿論十年以上止今年庚申逃亡
人户不止千百户雹傷麥蝗旱傷禾養生之資
全無兑軍之米難辦錢糧三年積欠姑且置之
春月斗米六十錢秋後翻加一倍倘不早為一
處明春運舡一到將為噬臍之悔矣嘉靖七年

因災傷重大曾題過漕運本色改徵折色正兌八錢改兌七錢已運至水次者發回變價民嘗一快收户馬洪蕫以爲僅見此曠蕩之恩况勘災體例災十分免糧八分災九免七遞減至三分不成災不免俱只於存留數内除豁本縣存留不過本府米三千石官倉儒學米四百四十石秋糧三萬九千餘起運漕運皆係例不蠲免者小民止知混告災傷則何益矣如期題　請得將漕運本色改折此其一快又浮於七年之

上矣曩在户部內閣呼請架儉菴尚書甚急以
余隨行至閣門三閣老首問儉菴曰適蒙　皇
上召對欲免天下三年田租儉菴从不作聲三
老從之曰耕當問僕織當問婢君職司天下金
穀奈何無一言儉菴應曰　朝廷德意豈敢遏
若因三年將順免五六年尤臣子無窮之心必
須處有三年田租然後放免三年　詔書不必
遽求惟近觀京官豈有食半俸者京軍豈有月
支五斗米者耶如正德辛巳　詔免而改元即

駢征不知苦死多少生命歐陽文忠公之在當
時見者莫不以道德文章爲欲聞而接人每談
吏事且曰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唐荊
川在翰苑清華之地好談民事每欲乞一郡以
自試楊邃菴但遇人或遠方使者必問風土及
當興當革利弊多聞善記隨復登之私簿或有
所建白無不切中事情以此聲動天下襃敎許
公爲戶部亞卿在告日與一老學職相親王晉
溪以大參按蒞所屬至靈寶襃敎使家人錄其

告示批駁劉老學職稱曰此人甚有才奈有一吏一老人漏網不久彼此當拜望直以林下鄉里不可言及之耳次日早將行縛其吏出城後遣人田執老人為孤老月糧書襄毅鼓掌大笑曰為全才矣老學職鼓笑亦如之及襄毅任大冢宰晉溪亦已為戶部近鄉時吏部缺右堂屢推皆未蒙 欽點且無通寫來看字樣中官欲用相厚巡撫都御史襄毅堅執不從竟推晉溪補之任雖淺念其在河南時甚展事有才幹不

以任淺限之校對實錄二相知一層謝山一陳方山曾謂余曰內錄有一段六推而後用者石琢是已九推而後用者玉璞是已此果然否余曰石公雖未知其賢否亦能守己者晉溪則屈抑特甚原憚才而石之今乃目以求而得之乎西涯進實錄詩云天上六丁驚取去人間一字不輕傳實錄今雖無見之者後將傳信無已時矣加意民情竊願效歐陽楊唐三公而不言官事則深有媿於襄毅公云

白雲湖子粒考

歷城章丘兩縣之交有白雲湖一㪽地共五百一十四頃止生蒲葦遞年納課銀三百兩歷七分而章三分至正德二年奸民高玘投充德府校尉希圖賞賜將湖地揑作一千三百頃報進府內奏討爲莊田委官踏勘彼時湖中水占難以丈量止量近湖旱地僅四百頃不及妄報之數委官秪知迎合府意不思民害無窮遂將離湖徵糧民地包套在內數仍不足又將正

地分外瞎加虚數每畝七八分或有經加一畝者曲湊一千三百頃造冊送府不論虚實每畝徵錢三十文含寃無所赴訴每年差一內官帶領真假校尉數十人機巧者兩三人定日半在城半在鄉拘拷小民自春盡至冬初雖雞犬不寧既有稅糧兼有子粒困敝至此極矣縣又受其籠絡初到謾受人事不時延待酒席為之編派收納大戶給送使用公人民猶畜也假虎以翼安得有完畜哉剝民脂膏乃填奸人口腹數

不貲進任情剋減花費養生起家當有屈民鄭
迹等　奏准行勘隨委齊東章丘掌印官親詣
其處時則湖水旱退報出正湖地三百頃餘要
行撥補原包徵糧地畝會有　詔書通革各府
莊田止令有司徵收每年每畝銀三分聽補缺
少撥米民得安生此嘉靖八年以後事也十五
年一縣民劉可昇張漢英等以其重徵并加增
處無及退田應當撥補請由告准撫院蔡平洲
蒙批行分守道坐委本府田同知幷歷城齊東

章丘三縣掌印官乘時乾旱銳意清正備訪高
年知實人郭昂等周廻相看先於湖心及四圍
果係湖地者立標積筭每五頃四十畝作一丘
在彼四十餘日丈扣明白除應該分豁徵糧民
地與瞎加壓數不記外實在湖地六百餘頃造
冊申送府道二司備照訖本縣照依新冊徵收
因除去壟虗之數民爭上納知時觧進有兩年
大戶庫收可證十七年又行奏討情知民屈難
甘本內將劉五等包佔徵糧地二百九十頃開

除仍差隋內官下縣追收營銀奸校高堂等意
圖如前兎費椽唆內官惺怯不退亦不從已明
新冊還種舊冊虛數一千三百頃又將郭宗報
出水退正湖地三百頃餘不補原包套徵糧地
數巧立名色作為冊外私自收受佃户王燦等
知其詳然亦萬人耳目所同見聞者不但燦等
而已計地共筭一千六百餘頃每畝擅自改追
銀五分分外花户出票一張每畝錢六十文作
銀五分每銀一兩多兌一錢納户李隆等稱說

約有銀四千餘兩實送不過千兩以上張大令
等會選名狀詐揚巡臺行布政司轉府將積年
高堂問以應得罪名連人解司只照新冊徵收
被其賄通勢壓卒不得行後又有主寫張俊並
假校陳儒數輩故違明例仍蹈前轍加害尤深
不能殫述既納官糧又徵子粒兼以虛包地畝
一地三稅節年湖淤地高急難約量雖云千畝
中多水占近隣有覇種者交結詭名書筭更無
毫釐賦役先年朱巡臺曾題　准行令山東撫

按衙門轉行委官備細查處原係徵糧民地在於王府去處拋荒者止令徵納應辦糧草不許重徵子粒如果原係撥付府田專出子粒就將糧草除豁地或不足原數即查附近空閑無礙地照數撥補此行已束之高閣目今蓄地一畝納銀一錢子粒地五六分以上逐月遇四九日開擺收受自辰抵暮大戶只管銀錢不管秤兌出給納户小票銷上真草赤曆不與大戶交半面總是原来寫字人執掌十五名大戶初見面

銀各五兩夏季軍校自行上納銀數不踰一千二百餘兩至秋季起行鎖帶實難下戶數入赴府此乃不封子粒者巧計遮飾將老頭畜衣服蒲葦蓆等物折算其葦蓆原乃退灘地迯戶遺下者與人分種秫菽大小二麥兼有菽稭葦刪之利佃戶富者往來熟識種百畝只納三四十畝貧者八九十畝傳聞打點使用二承奉共銀百兩二長史共銀五十兩與貸四十與服二十十則門副十五則門正門校亦有十之數姥姥

數同典服契數官人各一两外仍有土物下視各色匠役頭領五錢而已女官散女官十兩者有之一两五錢者有之脫非侵漁之多何為有此費用哉　賢王之名聞於天下如知其實必有善變之法大户人等無有一人得見者內官軍校寫字人等交結日久蔽固已深着只令有司代徵以時交納　府得實用爲多民免重困而游食不至靡糜矣正德末來平白君一藩尹耳出一票示官校自行退去進數加倍[illegible]皆剝

官尊如撫院如藩長則又上有　明旨而下有
明文亦何憚而不亟為然請一處或歷城地三
千頃餘畝外計亦若是兩地同舊宿弊納入之
數奚啻倍增外人不知拜見處所安得真實數目
此說一出必有忌之者而懼之者亦衆矣章為剝床
以膚歷則任其為幾上之肉事勢相關不並及之
不明如會試題語大天下莫能載則為羊壁人矣
嘗為補之曰言大而不能載如此言小似易為力
矣然而又不能破焉斯道之夫不於是可見乎

漯議

東省青濟之間水之大者莫如二清河治者顧後河而先漯何也以其衝要有害用力少而成功多耳大清河發源平陰縣南柳溝泉從張秋分流而灌長清齊河至歷城會濼水經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利津諸州縣至寧海場達於海小清河發源濟南趵突泉出大明湖經華不注山下章丘白雲湖會淯漯二河轉而之東過嵛山泊鄒平長山孝婦河新城烏會河博

興高苑至樂安高家港達於海大清河自泰山迤南及西北之水皆注焉會流至齊東勢方汹湧而齊東東南城角去河不過二三步即陡峻不測之淵是大清河不堪再會漯河蓋會則流益汹湧城益衝浸該縣之城使大清河不與漯會壞亦遲速間耳欲使漯與大清會流入海不必別開水道但移此城東南一角近內內多隙地為力無難有借言壞城者不可聽也況漯水止令一半由柳塘口薛渡口陳愷溝會于大清

河計勢似無不容非全以漯水使之會大清逆水之性也小清河自省城迤東青州迤西諸山之水皆注焉今濼水白雲湖清河之水皆徑入大清不復入小清河惟漯河之水今為小清之源自柳塘口以西之小清遂廢惟東會滸山泊岔河孝婦河烏河漢轃河諸水入河中間小清曲澗尚不知有幾汹湧之勢比之大清稍次然在大清不為害在小清則甚為害者蓋大清河深而澗足以容之也小清河淺而窄不足以容

之也故小清一遇山水時發不南決鄒平長山新城則北決青城博興高苑河北有地則欲南決河南有地則欲北決盜開構訟以隣為壑殆無虛日濼水在今謂之不導亦可故今不獨治濼水云耳其滸山泊岔河孝婦河烏河漢溱河諸水併治之維在拆築小清使之寬大高深足以有容而已蓋濼滸岔孝烏漢溱上流俱各寬大今反注于小清勢轉淺窄安得不決故小清必使大于諸水而後能受之今小清底僅寛三丈

口面僅寬四丈倘得將小清拆移一邊使底約寬二十丈口面約寬三十丈如大清規模自柳塘拆築小清分瀉水一半之東又開柳塘使瀉水一半之西可保瀉水永不為害矣或者又謂小清雖開無益夫瀉水不東謂之為益方可然觀瀉雖深不盈尺亦向東流是為害者特窄淺不深非不能流也但開柳塘使瀉水之西則小清不必拆築亦不為害也但能除鄒平青城之害而不能除長山新城博興高苑之害且反為

章丘齊東貽無窮之害矣鄒平青城當漯水東去之上流漯水既西則二縣安枕雖有滸山泊白河二水不足為患而長山新城博興高苑仍有孝婦烏河漢蘇諸水入小清又不免于衝決是害猶存十分之七故能拆築小清則孝婦烏漢溱諸水併治之矣是口迤東直至樂安止如此而又開拆塘使漯水西分仍有河決之患未之開也今之議者皆云拆塘一開則漯水不為鄒長新青博高六縣之害是也但不念章丘齊

東皆居下流陳愷溝至齊東東門外方入大清
該縣東南城角實隣之又陳愷溝并柳塘迤西
至薛渡地方河與溝俱絕無隄防之固萬一水
俱之西憑何障蔽反使章丘齊東梁麻之地為
魚鼈之場故欲開此口必先將齊東東南城角
移築進內內多隙地不必別開水道致逆水性
反溢泛濫城治然後闢陳愷溝次及薛渡柳塘
舊小清則河與溝與城既治然後可開柳塘以
分漯水之勢拆築小清者仍使漯水一半之東

其由柳塘西過章丘北入齊東亦不過一半耳彼此兼得可無大患拆築小清是又兼治柳塘薛渡二口及陳愷溝齊東城水害之一策也不然章丘之害猶可言也齊東之害不可言也可畏也哉大清小清二河既不相會各經入海為今之計惟拆築小清導漯水使之東可也柳塘似不必開但水無有不下柳塘迤東漯水雖流而性緩緩則易壅柳塘迤西若開其流必急急則易瀉東西高下之勢於此可見昔人治濼水

清河白雲湖徑入大清河者豈無見于拆築小清哉蓋因其勢而利導之也欲開柳塘者如昔人引濼水清河白雲湖徑入大清之例而不盡令濼水入大清者蓋為齊東縣城計也其拆築小清者又併治諸水而不專為一濼也然則一開柳塘一拆築小清功可偏廢乎統而觀之柳塘一開而濼水分小清再拓而濼水順開柳塘所以為拓小清之漸也拓小清所以為并治孝婦諸河之本也與其全歸濼水于一河孰若兩分

其勢之為便與其獨惜齊東之一城孰若不貽鄰平以東諸縣之害之為愈建久安之治者當酌輕重之宜圖長遠之規者宜審緩急之勢除民害而後與民利有治人而後舉治法誠得人以綜理之為萬世計而不顧一時為萬民計而不狥一邑倣禹跡之舊相水勢之宜均夫役之勞平工料之費樹榆柳以作隄防通溝渠以時蓄洩暫費而永寧一勞而久佚然非先治漯水吾恐終有害而勞無功矣故治先治漯而議亦先漯作漯議

居喪雜儀

中巖子有妻之喪越三日乃齊衰削杖居於堂隍拜荅吊客哭也若往而反羣妾斬衰居於室內哭也若往而不反者或問之曰兹禮乎且服以何時除也余曰禮也期年除服矣禮重施報夫死妻爲之斬衰三年妻死夫不杖期以報之非人情也禮也者因人情而制之者也夫尊如天妻卑如地物無踰神之理故天地相對而夫婦齊體然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故天尊地卑而

婦有三從無專主之義也惟其齊也故杖畀也故期問者揖而退將及門告之執事者曰齊者緝也衰者枲麻裳也杖以削竹期以周年是爲妻喪此其禮之酌中者余因筆之於書古商賈退錄無亦類此而日積之者歟

呂判政蹟對

章城有樿塵翁少好談說官政臧否人材老而彌篤一日身披鶴氅手捋虬髯飄飄而過中麓子書院問曰吾邑鄉舉士呂應期甞判常州府甞人思之抵今不忘行何德政致然中麓子自解職後官政人材絶不相涉他事尚懶此則不膚心久矣長者有問不可孤負遂想像而對之曰呂君就選吾方仕途呂君就問吾先林下然欽其政所以猶能存其蹟夫常乃延陵季子之

故疆東連海甸西抵京口右通建業左控姑蘇歲漕租賦一百三萬石由江淮入汶濟以達京師供軍餉其上供饍羞以暨庶府群吏之廩祿人賦繁多簿書冗沓江南大郡未有過於此者大利所在巨奸所叢防範一疎弊端百出經制在於早定徵辦貴乎及時時正收成雖良民不免妄用徵如遲暮雖富民不免愆期君自以專司度政所得爲者不惜餘力其不在我者酌爲六事及二十三事上之所司遂一允行夏稅五

月中秋糧十月初務要開收糧長最是緊關非
比比方循環大戶每用富實正副二名充役催
辦徵比如往日每一役編僉七八名或二三十
名使於推調難爲稽查者俱行改免糧長必須
正身不許私造斗斛天平故縱家人跌踢淋尖
鄉移指勒以及下鄉圍收各縣置立空白文簿
二本解府用印鈐記發廻將收過銀米按日登
簿半月一次倒換查考縣總督同區書人等將
縣徵官民土田山灘塘蕩備細開報嚴戒以官

猾民以民作官避重移輕多科少派或將田糧優役反行散灑巧補及至比較又雇倩棍徒議定責數付錢幫戶分僉單名盡弊以串名為甚也省價覔外郡漏船風波之險洪閘之險因而有損傷者亦有家人通同船戶偷盜以致斷折添設拳手十名護船既費工食銀兩分外又嚇詐搜求以上數弊悉與革絕護船止照點差民快事例量撥武藝精通者五六名鋪[illegible][illegible]物料船器拾伍貨房烘水箏價歲除而不用[illegible][illegible]

澂善守廉是以民之委輸率先他郡集事不知有餽餉勞而亦不知有道途費此其政績大畧也撰廛翁曰政亦多端而顧以糧事舉之何也中麓予復對之曰官以漕糧為名政以糧事為重夫既已述其重者矣其他可述者試一聽之抵任即斥公宴辭堂饌傳緻價葉見面錢却船馬之需及直衙鋪行圖戶行縣不受心紅下程惟以公廉買肉一斤菜數束且執平價牌如齊民交易其在府亦然可謂精之極矣一切文移

自行裁決文書辨吏晨不遲謄寫門皂防快不
過蹊隨而已無所與也裕繇流移之殺高標節
義之門令行於堂階咫尺之間人服於湖山千
里之外委查嘉靖元年以至十七年蘇淞等處
白糧金花錢糧上官以為自來無此清楚戶工
兩部嚴派額派一應軍儲物料顏料料價久被
勢豪大戶謀領包解遞年侵分遂請之察長求
用誠實人戶收買辦於就戶計結領解給批
文責令部運或公差順帶交納仍嚴限比還[illegible]

卷註銷士夫贊儀攺封還荅壚商開引紙價無留不樹私恩不廢公法附廻接　　餙餘銀尤爲人所難得他如韓華霱之誣獄折湯倖之刁詞减黄澗之死刑釋徐綬楊濟之編戍復楊萱杭鋭曹司虞之黨後徵陸格呉翔之蹈覆轍致唐諫蔣名之復曾居宜其稱爲神明而讀詩書服未䋎者村墟所同也其歌廉惜寃者不但如鄉民栩堂王禄輩數千人而鄉大夫則其情尤切其言尤可取信鳳山秦公以廉幹稱養齋徐公

以仁斷稱約菴周公以才能稱王太史稱其公平頠少參稱其氷蘗曹司諫稱其清白稱爲完德者梁懋齋也稱爲循吏者談十山也稱爲無歉君子者則章大理與任光祿也獎而薦之者則有文旻歐陽三巡撫王張胡趙四巡按而戶曹則陶主事張郎中也其薦辭獎語最切當者如嬌相沿之故習頓除常例完接年之逋賦不畏強豪署縣印片紙不罰郤京糧一毫無取相宜宣蓄而水利不防於旱涝率衆飛輓而賢勞

罔恤於舟輿飲惠泉之一勺益勵初心督吳遷之百艘更資餘力一官而衆善之備如此則其繫一郡五縣之思者固非偉致也揮塵翁曰攄其平日行事亦可但不意其爲政乃出人望外其亦有所以耶中麓子再對之曰初聞選得常州呂君恐不能勝過吾寓而愁嘆不已吾學古人藺繚保障之說以動之君之此選爲名耶爲利耶若爲利到耶大貪不過去官而已若爲名則須一廉如水稍渾則亦同歸耳蓋常乃財富

之區非如僻郡可掩飾太守官尊而且進士府推多進士甫三年即有科道之擢二守間有進士或歷陞或降任轉陞撫按別作一等而屬目者惟在通判觀外官考察府堂惟通判難免所以稍遲即同大運呂君憣然而喜曰吾意正欲比水尤廉耳其成廉德雖吾一言激之而每事盡善則君固才力素具也可繼君者近有聯峯徐恒錫徐之在濟即呂之在常徐之署章城即呂之署無錫也東人去後思之猶呂之今猶思

於𣾀也徐陸順州考黙呂陸府同以歿明羅歸此則天道之不可測者揮塵翁聞言仍飄飄而去吾因援筆書之為呂判政績對云

壽　遼國主四十歲致語

人生五十始壽其未及而壽者或以其貴或以其賢從而稱之以為半百滿百及千歲之壽之基是乃與時權宜文不可一定拘者也嘉靖乙丑二月十九日乃　遼國主誕期說者任良來自數千里外拜懇中麓野人致語以壽之仰惟

遼王殿下貴為上國名溢中華手不停披於六經之文耳不樂聞乎五音之奏時或跨蹇城郊烹雌林藪幕天席地暢歡忘歸不通聲妓喜接文人所著詩有荊樂紀詞有蓮漪漁唱自號種蓮子及西湖漁父而　賜號則清微忠教真人貴而自忘其貴賢而益親乎賢不必五十而可壽將至千歲而無窮矣石室靈文一朝頓悟金爐真火萬古不灰靜含太始之玄動發其旋之吉當晴旭之晨際光華之旦曉日艷夭桃之色

春風曳細柳之煙通國稱壽者不計其數而中簏以遠且野人先為之致語有如是夫

玉雪解

前輩質朴大士夫猶然無號世後而文繁閭里細民往往有之今雖歌妓亦號相好尚有名淮鹽者恥其同行有而已獨無也素賞其音而重其貌者遂以玉雪號之妓名淮鹽有三號玉雪者乃劉氏爰自真保定來非馮氏女也貴莫如玉白莫如雪鹽之價與色實以之而淮鹽更與

他塩不同塩叉稱玉屑雪凝或出於井或出於海或出於池而淮塩獨盛鍊煮煎淋莫不有法晴波竭而紅霧收其源長其利愽行見劉門豈足以有此一種淮塩而淛與長蘆河東尚且次之矣因觧玉雪而附其說如此覽者或以予爲輕狂老狂甘心受之若以爲病狂醉狂將瞪目拒之矣

醫案

自八月念日以前俱服李屏巖王小村藥不必

備述以後月山清六丸小陷胷湯俱未服止服其左金丸五十丸不無小益至二十七日服屏巖小村參术丸七味微見效二十九日服小齋清胃豁痰劑憒亂一夜半日九月初二小齋又送養胃止嘔丸寬中養胃湯丁香豆蔻等而枳殼二錢俱未敢服屏巖小村用人參八錢橘紅二錢麥門冬一錢五分五味子二分益智仁一五分比前更見效乃一意止用屏巖小村藥而其藥似平實奇似緩實速蓋以平見效則奇又

有所謂急行到不得而緩可到也郁李仁麥芽
蓮肉陳倉米伏龍肝水煎煎成入竹瀝薑汁少
許自是漸爲加減或薑或當歸身尾升麻柴胡
陳皮甘草梔子杜砂仁茯神芍藥與時消息而
橘紅麥門冬酸棗仁益智仁蓮肉枸杞子砂仁
生薑麥芽半夏芍藥五味子則其酌量常用者
藥熟投以四味膏子人參爲上白朮等以下逓
減子因得飯加氣壯腳穩步輕瘦起肉生飲其
瀉止面顏看看復舊形體漸漸如常智慮種種

日新而文思滔滔不竭矣屏巖之區栽盡力小削之張主尤多不惟予以病人知感凡親友以及童僕無不羨而感之者安得如二子者百人布之天下天下豈有夭傷病苦差悞藥餌擔閣時日委而棄之使死非正命者哉雖然此特醫人而已次醫醫人上醫醫國二子醫術已高若更加窮究予又識二車醫書以助之將來醫人乎醫國乎為次醫乎為上醫乎知必為上醫醫國無疑矣予今病勢已去十之七八聊停藥劑

遍加飲食則何如誡不用厚味非味無以開胃力止用醇酒非酒無以和血無肉令人瘦糠粃不能肥藥且郤君臣而酒暫中賢聖二子竪執不可自許醫書曾多讀藥方亦父試無有如此而可已疾養生者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非古人名言耶君若謙退不執法阻撓閣部大臣尚書當在十五年前穢其聰明調養今不惟壯夫或可仙人矣安有一疾月餘者耶子因大笑而謂之曰屏嚴豈李東垣小村豈王叔和而予

[illegible]之百藥耶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
行予將惟其言是聽爾

生日謝却賀禮門帖

又以生辰取擾親友每欲却之恐涉不恭今在
病中方圖靜養暫避應酬幸勿如前賜禮賜亦
不敢受徒增一番勞費耳專此奉告伏惟鑒原
大幸

病後告減應酬門帖

某自辛丑謝政家居今二十七年矣性本好動

好文好棊好客兼有家事人事農事及轉逸官
事并四方柬札詩文每歲少閒月每月少閒日
每日少閒時甚至風雨之夜客常滿座十餐有
七八次對客而家食者無幾不惟外勞而內亦
勞苦甚矣大寒大暑厨竈造作飲食瓶鑪烹盪
茶酒管盤買辦物料并人家所餽田園所出五
穀五果五菜等總之費用不貲（見史記貨殖傳言資財衆多不可訾量）
費用不足惜而精力可惜也且一人之精
力有限而衆人之應酬無窮年將七旬日近衰

老若復仍前不知改省是促算之道而非知幾之人矣況今秋一疾幾乎不起幸託眾庇及明醫藥餌得以復延殘喘從今歛藏延待節食飲慎起居一切瑣事凡不甚干己者俱不之應見客有時有數慎勿接連不斷在宅長多在廳長少有時倦怠即小憩片時不敢忘倦整怠以強役吾神有相訪者不必一一出見如前終日長談以損氣亂真至於慶弔贈送拜望往還分内應出應應者俱不敢少且不敢後以上條不得

已真情特此披露暫停不急之務以報𣲖盡之
年伏望親賓稍加體亮早來感幸無盡矣是雖
出自己意日久欲吐中止相知亦多有勸之者
乃決於一朝竭誠懇告有罪有罪知罪知罪

祭袁良玉處士文

惟靈善良之裔敦朴之才冲夷之性脫洒之懷破去岸幅雅量無涯悃愊無華口語吶吶焉似不能開然其中蒼素了了遇事綽有區裁雖嘗衣惡茹麤不挫其志卒能規時年息以豐于財周人之急恤人之灾與物莫忤處事能諧不忮不求無忌無猜自予解官拜謁庭階奈何天不佑德未老先衰歲前長逝今返泉臺聊陳薄奠

將孩致哀有知無知不可得而測也靈兮靈兮
盍歸乎来哉尚饗

祭魯太妃文

於皇玄漠佑德降祥我　明御極僞祚綿長星
分藩服派衍銀潢緬惟魯國宛在東方阻山帶
河磐石金湯代有賢哲以及　先王恪遵　祖
訓允協天常迺有　賢妃內主蒸嘗猗歟　賢
妃嬪於名邦慈和貞淑靜一端莊外政不與寳
多贊襄齊之孟姬衛之定姜　嗣王仁孝世德

彌彰母儀婦道內訓有光鳳冠雲帔佩玉鏘鏘國人僉望必壽而康偶爾嬰疾竟以云亡國人哀痛懿行愈揚 朝有恤典遣祭治喪蘇羽龍旂傘柝煒煌生也尊貴沒則悲傷當此歲暮卜葬佳壤玄氷裂土積雪飛霜猿號鶴唳有淚沾裳先本逐客寄跡江鄉猥承遠誼無任感藏南望含悽致此奠觴尚鑒微誠神其洋洋如在左右不限封疆尚饗

蒙堂春祭文

四序推遷惟天之道值茲仲春祠儀聿肇靈雨既零早寒猶峭柳巳浮煙花將含笑觸物感時豈勝傷悼揭誠秉虔先期告廟三齋七戒不葷不別櫛浴改服省心返照設洗阼階執爐前導實器於床覆之以幕出主於袥仍其生號視腊省牲備充咸告毓在旁中玄醴不淳燈黃蝕鬖獅合蘇料羮非黍臛餠羹脂酷腶修糗餌水蒸火煮三獻甫畢東方己眺人生百年除老與少夜居其半病而醫藥月有幾次閒遊讌樂吾祖

以來俱有高蹈壽者固多父已歸兆父行俱亡戢輝斂耀夜不復朝夢不復覺江無廻波東流浩浩思其居處思其嗜好如聞其聲如面其貌祭有餘情福有實効仕者祿豐田者禾茂饑食渴飲龍章鸞誥父沐 國恩克承家教家教易聽國恩難報有一不稱是吾不肖事父與君惟忠與孝不愆不忘是則是倣神鑒孔昭人言免誚尚饗

家堂秋祭文

吾宗世系爰自隴西金兵猾夏棄家東馳章城之南山險而奇長城峻嶺暫避亂離亂定再徙綠原為宜墓南村北卜築於斯原隰沃美川谷縈迴載耕載耨不識不知間登仕籍文武兼之文為州牧武作軍師富甲鄉邑名滿華夷至於末造家計中衰今稍振起福蔭所遺為農有穫遊宦完歸當此肅景木落霜飛窮源返本感念含悽菜果既熟羊豕亦肥冥財羅案新酒盈卮以享以獻來格來儀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

刻可斅思尚饗

祭同年楊子襄行人文

吾兄之生孰發其祥吾兄之歿孰拆其芒莫究厥因詢彼蒼蒼彼蒼蒼無言其道無方或值其變或值其常常則必壽變每獲殤粵若稽古爰及于唐後有李賀前有王楊一賦王樓一墮飛舫考終命者止於東陽憐才惜士今古同傷兄自垂髫見者莫量甫及弱冠執贄膠庠率性脫灑賦質顒昂結社屬文釋朋于良下帷絕編對榻

連床程猷迪業澈淵含芳連誠結緑破圍飛黃
高步巍科甲榜之望壯懷激烈華聞飛揚張騫
鸞鵠逸足驊騮況不自有韜晦彌彰同我年行
鎮日徜徉彈棊博陸走斝飛觴文思突發翰墨
淋浪督工課衆朝暮無違麗長秘筭表敏精詳
遠輸埴器擁蓋瀟湘拜職大行奉使大梁好音
未獲聞羅祟殃再徽素優爵然有光氣宇魁梧
咸足不亡亡也而變殂又異鄉允我年行統縊
徬徨且信且疑邀亂衷腸既而實然魂惝神愴

爲位哭奠漬絮椒漿招䰟有賦返䰟無方千里
鄉關三十星霜位不滿德年一又弗長雙親垂白
哀哀在堂子幼妻嬌誰依誰將名落人耳丘首
誠𤮀牛眠佳域馬鬣玄堂神於此棲魄於此藏
况之僕人有事吾鄉附此遥奠爲賻寒凉友情
無盡後報未央值今逼暑炎飈亢暘大火流空
撫景如狂攬涕何期宿草蒼蒼生既無怍死亦
何妨海岳同久蘭葩同香雖死不死嗚乎子羲
有知無知嗚乎子羲尚饗

祭鶴湖費相國文

君子在田維 帝之思出而柄用維 國之師不幸委化則又斯文之深悼而天下之同悲流觀近世鮮克以之允茲蹈 茲徽公其誰方其被召而來也將以攄書忠而對 新命輔 聖君而庇蒸黎內參帷幄外曜台司遠綏荒裔近殿王畿鎮浮雅躁日表雲姿金石流功竹帛名垂以故傾城薦紳逖于路逵僕馬雜遝冠蓋交輝谿汶流水入擬烟霏中國書司馬之再相東山

契謝公以保釐夫何文星夜瞻天不慭遺方享
遐紀云胡遽衰明光罷草塵掩界懸桂萎松折
鑑亡王頹寢入告之謨弛經畧之規然即其恢
弘注措之一二庶幾乎少見其端倪九三閱月
未大厥施慶者出戶弔者臨禰死生異域欣戚
同懸遂成今古曾幾何時正當春莫返葬南歸
隆棟峯位徹奠庭基駐軒迓逝鸞幰離披丹旐
前布素幔後圍中天日慘四野雲迷雨絲絲以
沾蓋風泠泠而入帷輪結轍而不前馬嘶轡而

長斯天高夜靜猿嘯鳥啼嗚呼公之往也其將遊玄漠浴天池棲蓬丘駕風螭憑虛御氣鞭霆騎箕是雖公之夙願實則恍惚窅冥不可得而推者也石井之墟銅山之堳聚靈發祥虎袍龍隨重泉欵石道左豐碑易名 賜謚法至達祠工官營兆禮曹致儀雖長夜不復朝而帝鄉不可期然德茂慶衍身湛名遺靈光不滅有顏於斯矣況死生者達人之大觀而知命者神聖之玄機又何必洒嗟賢之淚而賦傷逝之詞哉其

雖格下感公素知竭誠望祭心往神移出溯洄若撫景悽其殺馨于槃酒溢于卮臨風三嘆徘徊路岐歌不盡哀聊以為辭尚饗

祭蕭一泉縣尹文

惟靈生於纖服家本積慶巍科發跡章城作令清白之操嚴明之政隣境閭風闔邑改聽譬諸悍藥毒石可以攻病以之養生恐違其性履任造端鋤抑强梗興平渠肉从而必更父母之懷貫於神明之敬簡侯貂國載其清靜當官行法

宜爲龜鏡若不自知其云予聖公惟撝謙名難
實稱在官十月氏將與行忽爾長逝嗟哉惟命
人言異同先本不俟任事招尤盖棺論定不日
比跡前言是正聊陳薄奠何以爲贈無言不酬
有感必應尚饗

祭王梧峯表弟文

人孰不子鮮克厥宗亦孰不弟貴炎其兄名雅
蹈蹊繼美梧峯塤篪協和門第崢嶸事親竭力
爲誅盡忠言辭簡要禮度肅雍郁郁蘭桂階下

成叢賢名日起家訃漸隆東南巨鎮商且無農往辭來會語每日中異姓兄弟同心友朋共期百歲弟乃告終倏忽聚散譬彼飄蓬隨風而轉豈有定蹤吉辰衰事月惟仲冬猿啼雪月鴈斷雲空玄冰裂土丹旐搖風臨期一奠品物不豐封豕而膂剥羊而饔吾母未葬憂病煢煢悲思灑淚感嘆擁衾親情友義本自無窮過此以往永世不逢難聞德音不覩德容惟是撚鬚抵掌有時來吾夢中尚饗

祭李南湖主事文

憶昔服闋上京奇表英姿義氣勃勃山岳可移凡有識者莫不望其大有所為曠達之度宏博之詞足以副其壯志而施無不宜既乃縉紳公舉改秩銓司吾雖有一言之薦而實非朋比之私人言固有異同君子無不是之知人惟難同調者誰舍短取長蓋不欲以古道望於今之時矣然猶以為是非終定於口舌之嘵嘵心跡必明於歲月之遲遲將來事業尚有可祈詎意命

運有限旅魂無依官猶微末壽未耆順生才實難而止於斯但達人大觀視古今如一息君子知命雖夭壽而無疑況兄生而行雖歿而名遺又何必洒牛山之淚而歎駒隙之悲輿櫬搖搖久已南歸葬有定日魂無返期兄有遺囑托文其碑文未及成先此奠辭自念久承陰德乃今報以薄儀面顏忸怩血淚淋漓尚饗

祭高翁承慧文

天生斯民厥賦惟均至於命運有亨有屯或壽

而富或夭而貧嗇者非薄豐者非恩仁必有壽德必有鄰孟子嘗云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孔子亦云不義而富於我如浮雲翁富甲一邑壽踰七旬性坦而直情厚而真生財有道治家惟勤有能濟物慈而愛人素以德重不徒富聞可謂仁者壽而德有鄰非若不義而富為富不仁者矣子二而才孫多而馴行將利賓于王昌大其門愚之幼子翁之女孫不嫌微末結為婚姻翁之於愚以情則親以分則尊百年之好彌久彌

歆祇一登堂遽再謝賓不接光霽幾及三春是月十一實惟吉辰遊將瘞玉郎山古墳先期薄奠無任酸辛空灑孟嘗之痛淚聊為宋玉之招魂尚饗

祭盧省祭克敬文

先大夫重然諾慎交游獨與君同筆硯而投膠漆領鄉書惟篆念朋舊結婚姻而為骨肉之感吾門有女為君冢冢器之室先大夫久已不祿吾妹亡而君亦與歲前不起令人五內摧折

撫循文息罔不以死傷生豈勝感令嘆昔彼先棄儒就吏君蓋有不容已射利舞文吏之常也君獨優於守己口不善夫三語手亦憚于飛白許辦公餘杜門抱膝官賢其廉人頌其德年登七袠始得冠裳被體一子二孫女及外孫非一人生有此實難倫比月之三日卜云其吉篗篗陸離將大歸于窀穸謹先期以致奠心悵惋而如失聊酒注卮封姓氏凡雖云咳笑之難聞惟願精神之來格尚饗

祭遠處士天澤文

慨人生之不又多身沒而名埋非實德之難繼則子姓之無聞惟夫君之蹈履超閭里而不羣言快直而行篤性坦率而情真以是處其學友以是處其儕人非故有乖孔訓泛愛衆而親仁鄙有心計之輩故無懷氏之民仙遊幾及六載壽算將八十春壽高而德彌邵子一而孫詵詵孫各克家善貫子將爲國上賓大觀百年之内誰保七尺之身惟有德而有後名不與跡俱陳

向予有一葯息許與君之令孫雖女殤而婚斷交愈久而愈親茲大歸乎窀穸卜吉日與良辰適兒婦之病殂亦附葬而穴隣望靈輀以致奠烝薄敬之微忱豈無從而洒涕實有感而沾巾尚饗

祭外祖母呂氏文

昔在京邸得會涇野呂公見其目喜而眄面白而豐雖無鬢髯自是有德之容及予喪偶繼婚齊東拜其祖母與其祖翁驚疑母貌宛于涇野

之同詢其所以蓋本一宗惟其家教有素是之婦道克終近田園足以糊口百勞克萃於厥躬未須朝汲食待曉舂力泊自有限心乃無窮覩其女孫往來匆匆女孫得子喜溢眉峯忽抱病以長逝迄今四歷手春冬外孫亦已夭折難免憂心之忡忡人生於世如行有蹤因風吹散永世不逢今將歸窆有樹有封春雲冉冉朝雨濛濛雲如愁結雨如淚傾聊陳菲奠載叙哀衷無幽不燭有感必通尚饗

祭程尹母張氏文

母儀婦道舉世無過想夫教子功有足多夫登鄉薦子掇巍科各為民牧政治不苟境安而肅民用以和章去潭淵不遠非隔雲山之崖歲已知迎養有日佇觀戲綵婆娑夫何門廬之倚望易而為里巷之不啟忽爾聞之疑其有訛繼得家報如之柰何邑侯吾潭躃踊顛蹉恨極終天淚溢懸河日無停晷川無迴波霜華委地風葉辭柯壽則已矣名將不磨生居治下愛不比他

報以異儀之凉薄難免涕泗之滂沱尚饗

祭岳丈張壽官文

人生宇内百歲其常古也壽考今多促亡内經首問最得其詳壽因省節亡爲猖狂猗歟岳父逢運之昌天順壬午寅月以降冲夷有操閑廓無量雖鍾勁氣而無他腸千金貿易萬里經商外有餘樂歸有厚裝惠及閭黨不但門墻老而閒居方正賢良或往城市或在村坊招呼耆舊酒食相將榮膺冠服子孫成行九十又二年非

不長以其省節百歲可望而止於斯亦自痛傷月前祇候踞坐於床只令再往施帷於塋域闉之北郎山之陽生於此遊歿於此蔵襄事有期返魂無方歲窮日短雪而以霜征鳥厲疾寒鴉廻翔婿况不幸見居母喪曰有一子亦已上殤翁女吾婦內主蒸嘗德惟閑靜事多贊襄命違陽九病在膏肓霎籠缺月塵掩殘粧因致一奠百感惟狀肉登於俎酒注於觴魂雖杳杳神則洋洋如臨於上如在其旁尚饗

焚黃祝文代謝少溪作

某向在　京師以兵部左侍郎三年考滿吏部覈其官績以　聞下其事於所司援令甲以覆曰某父與祖宜贈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母與祖母贈淑人報曰可詔勅房其撰制詞代　天言中書書寫上符璽奉寶以行定日　御前頒賜仍錄其副以待焚黃墓上卜日於二月初四得奉詞如禮焚告此　明主不棄微臣憫念年勞推廣孝思原厥從由褒及幽遠　聖恩汪濊

舉家感蔵皆祖父母教誨所及積善獲報雖祿養不逮而追贈有加榮生桑梓光賁泉原際此熙景風聲振木雨露濡田瞻前顧後感物愴懷攉慕無盡號咽難任竜期已櫛沐齋戒眡牲視器告充而告具矣今牲牢載陳冠裳粗備于以存原須而焚其副覩賔咸集縣大夫踵至助祭有物致祭有儀總此虔告尚饗

祭王外祖驛丞文

惟翁矧幼而事親能承其懽長而宰驛能慎其官

老而致政得遂其間至於承遺委而迎　聖
也則又身處其難生而惠及宗親骨肉尚暖歿
而名留里巷弗廢猶寔所可惜者三世喪其雙
親曾不得面領遺囑而手撫生稚以覊于官守
不得自專不必旁觀鄰邑吾鄉仕者皆然愚之
喪父爲士未遇乃後喪母解官而旋是以服事
歛藏無遺恨焉惟翁南就祿養北歸齊川至止
敝廬久勞息肩方喜睽違得聚一疾遽斷其年
日月居諸時序推遷將以吉辰舉事返葬祖阡

素車白馬送迎有兩縣之親識丹旐玄鶴飛摇當三月之春天涙似朝花泣露愁如晚樹凝煙凄色雲籠落日咽聲風遞鳴泉某忝爲晚婿數本前緣得子而夭相嘆相憐久隔音容將撤几筵預陳薄奠于以告虔牢品香帛酒罇紙錢非敢誇諛乎明德惟神感格於幽玄尚饗

祭封御史雙溪楊翁配太孺人時氏文

昔韓愈與孟郊隔數千里而締忘形之友阮籍與王戎長二十歲而爲忘年之交某與翁生晚

正符其數居止辛而不遥形年無意而兩忘詩詞有社以相邀茅亭竹舍月夕花朝壺矢觴詠限韻分曹時陳美食云出内庖翁惟勞服閒適鹿車遊遨賢内助之事得不勞萱吐北堂椿茂千霄子孫衆多教有科條玉樹瓊枝麟趾鳳毛煌煌叔子早事　清朝巡撫雲中胡馮方驕長驅直擣氛祲全消　錫予駢疊　勅旨崇褒重闡心慰萬里名標夫何光岳惜靈而早斂天地愛寶而重韜年過七十壽非不高衆望無已上

比松喬威儀遽戢神魂難招羅衣塵暗寶篆煙消對鶴歸千年之華表雙虹斷百尺之長橋家廟將增新主遠祖據禮從祧光塵不昧聲跡彌昭吉辰二月合葬東郊門垂故柳阡滿新苗山嘶嘵月江漲春濤飛絮半天撩亂遊絲百丈飄颻丹旐搖搖白揚瀟瀟東帛瓣香蠡豕濁醪上朝食而宗薦充祖奠以悲號再高風於齊貞托遺饗於楚騷尚饗

祭先母太宜人文

維嘉靖三十九年歲次庚申三月丁卯朔越三日己巳不孝男太常寺少卿開先肅集內外五服親屬謹以豬一口羊一羫酒一卣醢三豆果四籩餚饌茶菜糖食稻黍麥飰各五列敢昭告于累

封太宜人母氏之柩曰母亡八年始卽重泉遲迴固有他望暴露寧免重愆讀書有成吾父之教治家有成吾母之賢母勞於後父作於前譬之大厦其勢將顛賴吾二親支持保全豈惟保全克拓家緣吉辰合葬謹此告虔今夕

祖宴聯陳籩豆厥明遷柩爰撤几筵刻期南發
無時比旋難報恩於厚地徒抱恨以終天尚饗

祭亡妻張宜人文

妻歿歷年彌久相思與路同長妻葬為期不遠
離情終日難忘生前子女夭折身後弟姪悲傷
祭掃非無上塚糟糠虛不下堂主廟待時題祔
秋冬别舉蒸嘗明朝將辭祖廟今夕先酹餞觴
紙灰飄舉酒氣馨香鏡無舊照架有遺裳載觀
畫像載步迴廊忽驚載笑載言之彷彿自爾載

號戴哭之淋浪尚饗

祭南冶馬濟周文

天生萬物惟人最靈人生百行惟忠與誠處則如馬少游鄉里之善人出則如晁錯所謂安邊境而立功名南冶以處士終其身以善人擅其稱使其出而得志功名可比限夷峻嶺而亘塞長城惟其為謀忠而處事誠是以不祿而富未爵而榮其居家也客至如歸鬬至能平其交友也少則忘年長則忘形常則濟人以財變則救

鄉以兵為吏以廉奉公守法為農以勤浅種深耕識者謂為齊之謀士而子孫則俱魯之諸生士夫固非私譽鄉人自有公評慕名者侈其量如瀚海受恩者頌其壽比長庚七十古稀今過五齡夫何黃金難化玄髮易更月前晦後風疾相嬰巫醫罔效大命斯傾寶劍何時再試角弓不復重鳴孟冬七日卜葬新塋寒烟衰草零露殘英雲容已變雪意將成翩翩白馬搖曳丹旌先期虔告絜酒和羹童子捐幣奠在兩楹如面

其貌如耳其聲惟其耿英靈於髣髴自不覺涕泗之縱橫尚饗

祭愚谷李太僕文

在昔有宋歐陽崇公司刑不濫心慈而惻以其積德生子文忠名魁南省丕振文風其在于今司獄李翁有子愚谷歐氏可同儒有碩言官不必崇試録居首陞録居終（愚谷己卯叙陞録在末一名）君視大魁輕比飄蓬志存匡濟渴慕夔龍予曾兩薦仕路徹通（陞司業予任驗封轉薦之陞州丞予任文選自薦之也）與時齟

語未竟厥功古文經注傳世無窮屢欲付火以滅其跡所謂彼屋之降寧僂戕躬者也殁祭于社華依其宗于彼業師生死相從同撿業師薦少濟從祀鄉貲逝將往矜適值歲凶出門不易家務匆匆遣人代祭爰布哀衷奠儀猶西心旌已東尚饗

祭龍岡張母太淑人文

維靈望族是生名門來嫁勤儉持家朝昏不暇孫各讀書子居鄉亞年未老而受封壽既高而觀化養備厚祿於生前殁同封君於地下祭藴

有　恩光榮無價不獨鮮儷於車城亦且有闘
於華夏即幽條忽期近薄祭聊將散漓奠帛維
縑奠盃維虔神如感格不勝欣訝尚饗

祭右川康太守文

予以辛丑羅官言旋舊廬君以甲辰進士始獲
任途試政都臺拜官司徒許墅権稅太同督儲
瓊旌五馬兩郡分符一當繁地一在衝衢繁而
各得其條理衝而不失之梏裾攖安黎庶繩抑
吏胥下無怨語上有旌書方敷德政一疾云殂

乃攜丹旐乃返素車葬期逼近停已舒徐未銘於其藏先祭於其居遡而計之十七年餘內為節而外為守死為神而生為儒山川無改榮哀頓嫁是占予歸之既久矣孰知君促之可傷乎

尚饗

祭脉泉李方伯文

人之相欺或相面欺人之相知貴相心知公年既長予生較遲忘年之友通家之私情非一日知歷三時予方齒首公已揚眉[illegible]書邑勉勿憂

曩還既而同朝退食委蛇久而同歸詩社追隨義投氣合無少嫌疑予之益友士之嚴師昔君官守未竟厭施翩然隱逸跡亦甚奇食能節慎步更飛馳以此卜之不止耄順疾乃長往理不可推日前躬候門擁群醫無何復往堂已施帷許劍未酬埋玉有期落花滿徑飛絮連堤人情改舊山色猶斯戶無曳履池闇釣絲書存手跡鄉騰口碑空留名姓不覩頌儀封牲充俎挹酒注卮謹因薄奠申以微辭相知日遠相欺日滋

交鮮同志恨將語誰尚饗

祭岳夫王古泉巡檢文

賦性善柔兮高朗遇事執持兮矯強一身無羈絆兮偃仰慮家不振起兮悒怏遠能承事兮官長近能和睦兮里黨博陸時一爲之兮技癢生平所深惡兮鹵莽兩任有聲兮敏爽上官見知兮稱賞解職歸來兮慨慷一疾不救兮長往心神爲勞兮夢想耳目久寂兮影響生治乎田兮知塋葬歸先兆兮佳壤聊陳薄奠兮稽顙嗚呼

辛哉兮尚饗

祭右川康母太安人文

女生有不字者矣字而與命多違女生有不壽者矣壽而家計或微惟太安人夙禀賢德茂著音徽治家勤儉其殆庶幾布餘當煖粟餘不饑齊鄉則盛食豕能肥使令奴婢恩而有威鮮明乳浸粱爛米璣福稱令備壽過古稀水齊途合山色當雍景物如昨一凝長歸異雲漠漠雨雪霏霏鶴鷲獨唳鴈不雙飛風飄衣響月缺圓輝

衣存舊線床委斷機觀知尖庇孫子無依與夫君為夜臺之伴傷仲子如朝露之晞聊陳俎豆載拜庭闈若聽遺言於彷彿恍聽慈貌以依俙

尚饗

祭東里祖母陳氏文

老夫人之嫁也適楊焰之方興老夫人之長也正楊業之啓成老夫人之殁也値楊運之遭否而奇禍之橫生老夫人之逝也則又楊門之甫定而人心之歡適紛發方瑞壽幾百齡行將誕

東郭之故居而即東郊之祖塋事當文者且沿時而有言雖盡然有文述因重感而有淚如傾尚饗

再祭岳丈王古泉文

居官雖小勇退見幾罷官無營携家相依為吏克慎事親無違生成古朴不染智機病卒踰歲日月如飛山青水綠物是人非音容久隔深溪交揮逐塋伊邇時當授衣風霜肅景雲日斜暉丹旐飄飄白馬騑騑塋後扶助不至寒微子必

有立女各有歸數口無累一家俱肥惟神更加冥佑薄示靈威來儀來格是祝是祈尚饗

祭峯亭馬母金氏文

八口之家中人之戶十年之間不無變故試覩馬門亦足為據先哭其子次哭其父母又繼之飄飄仙去年止十餘令人驚怖豈為善爽其報理不勝數耶然而生則人頌之歿則人惜之僧老並福而人重之惜其仲子能文而未及用之耳母素有德既述其德而悲之母基有期敬先

其期而發之子孫讀書科第將引而嗣之學蓄
大發是不可坐致而立竢之耳尚饗

祭夾谷孫主事文

嗟乎孫兄宦雖不久猶愈於孟浩然之終棄究
未大白亦勝於吾子行之赴瀛空高放浩之虛
名未遂班超之遠志有陳元龍之傲兼阮步兵
之肆宜其衆口交憎終身蒙刺譏者已是昭明
騎者任其疑似聊具鄙文敬將薄祭難陳心事
之萬千用報相知於一二尚饗

祭雲巖王士登文

契交云殁悲痛難禁嘉賓雖多無如子之同心詞人雖多無如子之知音謀客雖多無如子之深沉直友雖多無如子之規箴文伯雖多無如子之博通古今隱士雖多無如子之增重山林醫巫雖多不能驅子肺病之因尋亭臺雖多不能起子乘輿以登臨茶誰與相較酒誰與同斟書誰與共閱詩誰與長吟田本躬耕而沃美樹遺手植以陰森空掛延陵之劍絕彈伯牙之琴

有言在耳有婆沾襟香浮於案穀實於簋我手娟誠以致祭神其不棄而居歆尚饗

祭處士安國泰文

幼與君同學居且近隣長與君異業交益相親予之未遇也每待以上賓予之致政也不視為遂臣迺衣章布喜棲縉紳賈雖營利推以濟貧窶惟務本成於克勤艱跡百口仰賴一身門庭穆穆孫子循循行樂憚於遠遊真乃不出鄉之閒人質直不至違俗則又善居鄉之良民男女

森以成列因而多同鄉之耆姬壽考得終正寢將為祀於鄉之明神敬肥且美酒溫而醇豆登宿具几案是陳如覩儀容之肅肅若聞唾語之津津尚饗

祭貞菴劉郎中文

垂髫讀書終身肆力德業乾乾威儀抑抑半生舉子飛騰未得三載為郎陞遷在即屬則勉於作人出則勤於供職歿而望門者悲生而過廬者式不求名而自得名敬之者無論識與不識

進士不第贅其才養子不存貧其德人云天道茫茫子更憂心惻惻楚卜比郊魂返南國憶昔秉燭讀書時當夜直尺今縮酒陳牲來上就食如聞聲音如見顏色有言在耳有淚沾臆誌文未就而先歿素行庶幾無遺失自視欲報其生前為猶薄見者過許待其身後則已焉尚饗

預祭西野袁翁文

夫山之友於其未死而先祭之靖節之文於其將死而自祭之近世黃五岳病沉祭其未散之

神而皆弘麗之詞予於西野雖願其壽每懼其危志文既有作祭文亦相隨寧備而不用恐用而後時此舉本出於二三友之同志予以報答乎四十年之相知

祭張君乃尊玉泉翁文

於惟顯靈世鮮比倫歿當稔歲生際熙辰古之逸叟今之良民行義衆美壽臨八旬有子纘學甲科發身邑之良叔國之上賓誠心善政厚澤深仁閭閻鮮綏將返征輪士民戀慕僚友嗟

生榮厚遇情久愈真鞠躬靈次薄具聊陳欽感
之者既非一事亦非一人宜其哭而奠之者無
分手章邑與寧津尚饗

祭周府崑崙奉國將軍文

於美　皇明賢聖疊興孫子繩繩周府鎮平崑
崙繼聲真乃宗英嚴毅公清孝友忠貞有學有
能無伐無爭捐貲助營新學脩城問寢不驚居
喪不寧鄉沸其名烏集于庭跡達　朝廷特
勑褒旌嘗考西京劉德擅稱有子更生校讎五

經麟閣圖形公之教成家器西亭可作世楨六十四齡公乃仙昇春秋五更未效微誠千里馳情再續前盟曰惟此行尚饗

祭霍秀才妻劉氏文

於惟顯靈生成出類口無長言目不流視遇婢怒仁治家勤瘁家雖中人百允克備夫主清渠瑚璉之器砥礪清操堅持雅志白屋終藏青雲未遂相敬如賓偕老無二可比古人名欽娣姒懮其懿德可久延世一疾無醫壽止於是人天

如歸人生如寄當其早年父母先逝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其在于今差可慰意有甥代孫有女代嗣福不必全人亦鮮麗卜茔佳壤祖塋之次敬陳薄奠友朋之義我乎竭誠靈其不昧尚饗

祭賢媼王母楊氏文

父乃士中之烈夫為人中之傑子稱里中之良孫非族中之劣應役輸租保殘守拙幼有雅志貧不改節方其盛時如火斯熱土田膏腴僕夫羅列器物堅美飲食豐潔長幼咸安親賓胥悅

或得於身經或得於傳說悉由賢媼心思既竭
女才有餘內政無缺中衰以來如霜摧折見者
悲凉聞者哽咽賢媼將瘞與夫同穴予忝眷屬
觸時傷切牲粢載陳酒罇敬設伏惟格之雖不
可度寧勿吐之若不足屑尚饗父楊環有士氣
上司曾問縣官
如何環應以望除害安民後縣官謙之曰吾待
楊秀才不啻親子姪奈何獨為是對環言明府
相愛乃一人之私吾直陳其短乃衆人之公縣
官竟奪職去環由歲貢生作教官有聲夫王道
盛尚義輕財交結既多且廣凡有慶弔事車馬
填塞門巷赫然一時子應徵善人也二孫稼穡
幼務僅可
撑門户

祭龍岡張尚書文

小弟與兄同學者十年同仕者七年隱見不同者二十五年由後遡前歲月盖四十八遷矣中間會合固屢有之而離索者過半焉乃若膠漆之情金石之交日愈久而旣固且堅一牓之中惟兄與與川二兄最貴惟兄與似菴望湖三兄最賢議者猶謂兄有權術居今時勢盖有不得不然以正卿考績人咸望其躋一品而日三宣方在宦途順遂忽逢命運迍邅病也不能詼問

之鄒歿也隨衆哭迎於齊川極亭君第堂設几筵蹉期尚未有一定之日恤典將乞於 九重之天泛愛惟及夫大衆此情素於弟而獨偏文以旨痛祭以致虔有酒盈罇有果盈籩紙化爐邊之殘燼香飛爐上之輕煙舉目左瞻右盼是心似沸如煎追憶椎談於往昔恍疑儒貌之周旋尚饗與川葛守禮尚書似菴郭宗皐望湖吳嶽俱侍郎龍岡病歿在鄒縣

祭内兄張德浴文

始必有終生必有死内兄始生慶元閭里長有

幹才舉家是倚室無私藏親有共旨不事外飾實論內美衆口同稱可徵素履足食足衣有孫有子壽踰七袠一疾不起卜云其吉塋期伊邇何以奠之清江之水焚以素帛薦以芳芷[illegible]忌強梁世人可恥兄惟善良克全終始嗟世如彼慰兄以此尚饗

祭張典史母王氏文

幼則女工勤渠嫁則婦道誠乎上則能孝翁姑下則善馭童奴食則惟稻惟魚行則有馬有車

子則千里之駒孫則五彩之雛處則或耕或漁出則為吏為儒名則他姓弗如福則命婦無殊生則敬事其夫歿則遺教諸孤疾則醫卜奔趨葬則隣里嗟吁訃則黎庶驚呼祭則靈神怡愉尚饗

祭悔菴張州同文

與人不較當時以為大度今猶惜其小好飲無休當時以為洪量今猶惜其少豪放難羈當時以為過狂今猶惜其矯仕宦不達當時以為太

拙今猶惜其巧人生八十可稱太老流光迅速有如昏曉不及時為樂而徒莫莫休休營營擾擾又如春華遇雪便殘迎風易了君獨超脫因得壽考不同流俗之滔滔可稱人物之表表予生雖晚相知甚早致意乾乾祭儀草草神如來歆足占舊好尚饗

祭妹丈袁一新吏目文

予妹之歸君也值家計之方昌予妹之歸世也家計漸不及當究其所以蓋條手乃翁之病否

而不專在予妹之存亡初襲殷富有如良賈之深藏所積既散不尤世態之炎凉雖開口訥於談辯而褆身則極善良好飲有洪量質直無他腸再爲州幕政尚慈祥福星一路仁雨兩方旅病客死士民感傷歸而將莚卜地南鄉何以奠之菊酒椒漿何以慰之子女成行禮不足而歡有餘文雖具而言難詳新愁舊結往事微茫如其有靈而來格是占念舊之無忘尚饗

祭東皐魏省吾祭文

人命百年能有幾何流水無情總然赴海落花不語忽爾辭柯管夷吾之哭鮑叔牙淚下如雨顧長康之悲桓宣武眼似懸河故友凋零每恨知心之少少年豪橫堪嗟刺目之多事定盖棺空憐爾逝聊寄載酒不復予過來格來儀明神勿棄惟魚惟肉祭品無他尚饗

祭梧岡王太守文

嗚呼王兄才果而斷性質而專存心有足稱乎爾制行無可議者為由布素而致身為太守二

千石謝金紫而潛身為逸叟八九年居鄉而四鄉服其善在郡而一郡頌其賢是其出也班鷺鴛而沐恩雨露其處也狎魚鳥而寄傲雲烟生則見者效法歿則聞者哀憐吾日三省依稀乎不失其一斂時五福庶幾乎能得其全仲冬廿二將即重泉愚忝葭莩之戚契同金石之堅既作誌以藏之墓次復為文而奠諸孔筵酒薄不足以酬素交之厚物微聊以表鄙意之虔見顏色心疑屋月憶聲音淚洒求天尚饗

李中麓閒居集後序

中麓子屏居以來其所著作詞多於文文多於詩以嘯歌之日多而誦讀之日少故文不及詞又求文者多而詩者少故又詩不及文然皆隨筆隨心不復刻若常言常意無有可傳文詞十餘冊詩則三四冊而已古人有一句一首得名者錐三四冊亦贅矣

丁巳七夕中麓子再書

右詩四冊中麓李先生還山後作也嘗自稱閒

居集往往隨意成之信筆書之不用苦思有如宿構多有未及盈冊而失之者存者亦無詮次又嘗語人曰古惟漆書竹簡漢始用紙成軸可以卷舒故謂之卷及五代乃以板行迄今遍天下俱是集冊似當稱集不必仍舊分卷數云邑人得其詩於散失之餘比其類而分之每一冊則稱集之一第二冊則稱集之二以次挨去政巷為集雖從其意壽集於木則違其意矣身隱焉用文之是雖其本意然名作不可終藏衆相

知遂合力刻之初欲併刻其全集然前作堅不肯出無奈何先以此肇其端云辭簡而意多色淡而味永其格高其思沖其調雅其聲中裁剪蹈襲之陋撏撦軟靡太過不及之偏詩中一切無之覽者自知其然鄙見譬諸望海者何能窺其際止據目力所及而為之言耳

是歲八月少菴彌子方跋